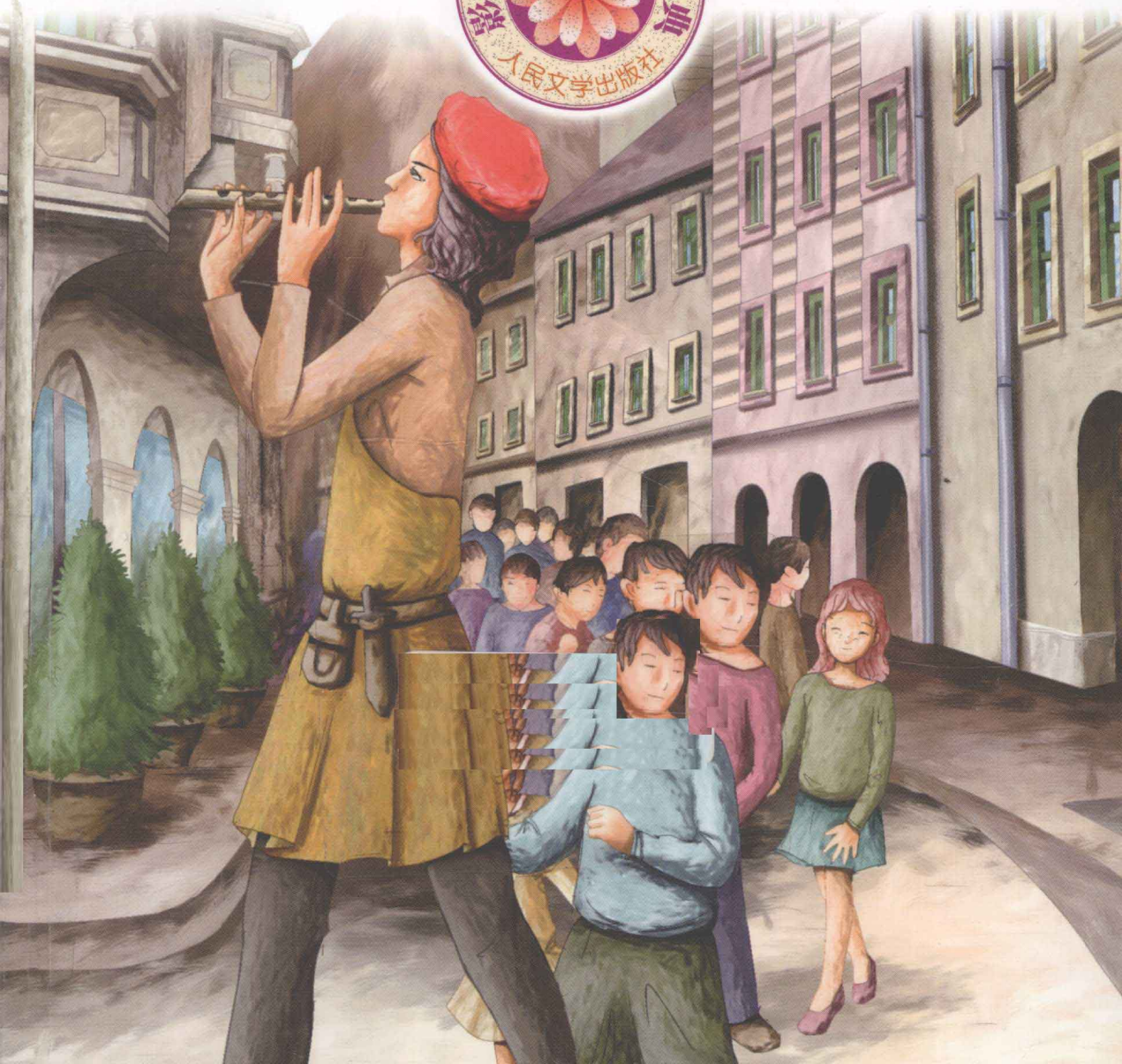


YINGXIANGHAIZIMENYISHENGDEJINGDIAN
WAIGONGDESHISANHAOGUZHAI

外公的13号古宅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海克·霍尔拜恩 /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 译

{ 插图本 }





YINGXIANGHAIZIMENYISHENGDEJINGDIAN
WAIGONGDESHISANHAOGUZHAI

外公的13号古宅

〔插图本〕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2244

Wolfgang Hohlbein, Heike Hohlbein
Dreizehn

Copyright © 1995, 2001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Vienna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公的 13 号古宅/(德)霍尔拜恩(Hohlbein,W.), (德)霍尔拜恩
(Hohlbein,H.)著;王泰智,沈惠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经典:插图本)

ISBN 978-7-02-008072-4

I. 外… II. ①霍…②霍…③王…④沈…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德国—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3309 号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印制:李 博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48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插页 6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ISBN 978-7-02-008072-4 定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01065233595



外公的13号古宅



清晨七点钟，捉鼠人再次出现，但却身穿猎装，头戴红帽，满脸怒气，他又从怀里掏出短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笛声响彻大街小巷，奇迹再次发生，但这次从房子里奔跑出来的却不是老鼠，而是全城四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捉鼠人带着围在他身边的一百三十名儿童，再次走出东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

从此，捉鼠人再也没有现身，孩子们再也没有回来，也无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然而，谁又能想到，七百年后的今天……

外公的13号古宅



外公的13号古宅



“你别着急，”弗朗克尖刻地说，“我不会在这座古宅待下去的。”

“你一直生活在大街上，”丝汀说，“长久下去是不行的。”

“到目前为止，我过的不错。”弗朗克刻薄地回答。这确实让人难过，丝汀强忍住眼圈里的眼泪。

“对不起，”他轻声说，“我不想让你伤心。这不是你的过错，这我知道。”他走向她，笑着，十分温暖地，突然把她拥抱在怀里。

这使丝汀感到意外，但又感到很舒服；比她期待的还要多一些。他们就这样站了好一会儿。被人拥抱在怀里对丝汀来说是一种享受，感到另一个人的体温，是一种很温馨的感觉。

“他们是抓不住我的，”弗朗克小声说，“不要担心。我一有机会就会跑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为什么现在不跑？”丝汀知道，自己不该说这句话。这或许不会让弗朗克高兴，但她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帮助他。



外公的13号古宅



雨点敲打在他们头顶的铁皮上，有时风向一变，就把冰冷的雨水吹到了他们的身上。他们度过了可怕的一夜。弗朗克和她虽然成功地逃了出来——尽管她根本不知道是如何逃出来的——但弗朗克的力气已经用尽了，无法再坚持下去，他实际不是自己行走，而是在她的支撑下向前移动的。他们在黑夜里迷茫了数个小时，直到最后爬进了这里。

.....

这时她已经不敢说，爬进这个大桶，是不是个好主意。她冻得要死，弗朗克的状况并没有像她希望的那样有所改善，而是进一步恶化。丝汀坐在弗朗克前面，用自己的身体为他挡住被风吹进的雨水。她无法为他保温，估计也无法缓解他的疼痛。



外公的13号古宅



宝座上坐着一个从外形看很像是人的生灵，但实际上却完全不是。

它十分雄伟，如果站起来，肯定会超过两米。它长着一副大力神的肩膀，皮肤完全是黑色的，不是深褐色，也不是乌木色的，而是像夜一样的黑。它的头上长着一对巨大的犄角，不是小小的和尖尖的那种，像是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而是像山羊角那样粗大和沉重；它们很长，在它头的两侧形成了两只弯弯的蜗牛外壳的形状，两只角尖却朝着前面。它的头完全是光秃的，面孔宽阔而棱角分明。尽管如此，它并不丑陋，而是显示出一种残暴的美，使它显得既高贵又吓人。

外公的13号古宅

出版说明

2006年,本社曾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之精华,以“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之名分两辑推出凡80种,受到广泛好评。应广大读者要求,在此基础上,我们新编推出了这套名为“影响孩子们一生的经典”的插图本50种。所谓“经典”是指她的历久弥坚,经受了时间流逝、空间变迁的考验;所谓“影响孩子们一生”是说这些作品中所传递出的丰富知识以及爱、善、真、和、美……等作为健康人所必须具有的基本素质和优秀品德。如此精美的精神大餐并配之以形象逼真、动感传神的彩色及黑白插图,足以伴随孩子们度过一段韵味无穷的美好时光。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10年6月

引子 捉鼠人把孩子们带到哪儿去了？

《哈莫城的捉鼠人》是德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

说的是公元1284年，德国北部威悉河畔的哈莫小城连年遭受鼠害，痛苦不堪，民不聊生。于是，市政当局张榜悬赏治鼠人。一名身穿五色彩衣的年轻人前来应征，说自己是捉鼠人。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只要能够解除鼠患，捉鼠人将获重额奖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支短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一阵悠扬的旋律响遍四空。这时，奇迹发生了，无数老鼠从所有的房子里奔出来，集聚在年轻人的周围。年轻人转过身去，边吹笛子边向东城门走去，所有的老鼠也都像着了魔一样，排着长队跟在后面。捉鼠人走到威悉河边，脱掉彩衣，踏入河水，老鼠也都跟随下水，尽数淹死在威悉河中。

哈莫城鼠患绝迹，恢复了平静安定的生活。但是，当地市政当局却违背自己的承诺，拒绝支付捉鼠人应得的报酬，甚至对他进行讥讽和嘲笑。捉鼠人一气之下离开了哈莫城。同年6月26日，清晨七点钟，捉鼠人再次出现，但却身穿猎装，头戴红帽，满脸怒气，他又从怀里掏出短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笛声响彻大街小巷，奇迹再次发生，但这次从房子里奔跑出来的却不是老鼠，而是全城四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捉鼠人带着围在他身边的一百三十名儿童，再次走出东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捉鼠人以此严厉惩罚了哈莫人的无信。这一天也就成了哈莫的耻辱日，载入了地方志。捉鼠人带着孩子们走出的东门，从此不许歌舞娱乐，甚至婚礼队伍行至此处，也必须偃旗息鼓，直至今日。孩子们消失的城外土丘上，留有一方



十字型石碑,以志警示。

从此,捉鼠人再也没有现身,孩子们再也没有回来,也无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然而,谁又能想到,七百年后的今天……



第 1 章

坐在第十三排座位的陌生人，正好在五分钟之后搭救了女孩丝汀的性命。丝汀在此时此刻当然还无法预料。同样无法预料的，还有将要发生的其他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它们在此时此刻就要开始，并将使丝汀今后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

她即使预料到了这些，也无法去改变！

她凝视着单独坐在前排的那个奇异的陌生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神秘而恐怖的气息。

丝汀还记得在机场售票处前一位妇女抱怨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买不到这班机票，只好再等四个小时才能乘下一次航班的情景。机票如此短缺，可那个神秘人身边的两个座位以及中间过道另一边的两个座位却仍然是空的。丝汀想，或许是机场售票处弄错了，或许是前排那个男人把这五张机票全部买下了，以便能够单独占据整排的座位。但两种可能性都好像不太现实。

这还不是一切。一刻钟以前，空姐送来了午餐，现正在收拾用过的餐具，最前面，另外两名空姐正在一辆小推车上放置香烟、酒类、香水等免税商品，立即

就会过来出售。但她们经过十三排时,却根本不理睬那个男人,好像只有丝汀一个人能够看得到那个男人的存在。

说看到,似乎也不太准确。尽管那个男人就坐在她的前面,她一伸胳膊就可能碰到他,但她却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他坐在那里,大部分时间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或者像其他乘客那样凝视着空中,等待时间的流逝。丝汀看这个人的时候,可以记住他的身影,但只要看一眼别处或回一下头,她立即就会忘记这个人的模样。她甚至说不出来,他到底是年轻还是年老,漂亮还是丑陋,善还是恶。她当然知道,这是很荒唐的,但在此时此刻想让她描述一下这个人,她确实不能够。他好像是一个影子,只有直接看他时,才能记得他的样子。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丝汀并不感到意外——那个人竟然是坐在第十三排!

丝汀闭上了眼睛,靠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其实,又何必为那个人操心呢?她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他,等飞机降落,大家都下了飞机各奔东西以后,也不会再和他相遇。她还有其他的心事。可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一个危险正向她蔓延。这些,她现在当然还不知道,她的思绪已经回到了过去。同时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会单独一个人坐在英国的航班上,从伦敦飞往汉堡。理由是很让人伤心的。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足以让丝汀哭泣和难过的事情。但所有这些,她都已经逐渐习以为常。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但丝汀却可以对任何人说,伤心和痛苦是可以习惯的。习惯虽然不会改善什么,但苦难和忧愁却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可能让人停止与其抗争。

就在丝汀胡思乱想的时候,坐在她两排后的一个男人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紧握一把尖刀,打算见机结束她的生命。此时的丝汀正望着窗外。几分钟前,机长通过扩音器说,飞机正飞越荷兰的上空,但丝汀却看不到风车和郁金香田野。飞机下面是一片松软的棉絮;很美,但也很单调。空姐说,汉堡的天空可能也是如此。丝汀对此并不失望。她没有激动,尽管她本应激动才对——她毕竟是多年以后再次踏上回家的旅程,去见她最后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亲人。

严格地说,她并没有家,没有真正的家。

丝汀——这不是她真正的名字,她本来叫安娜-玛丽娅,或者按照她妈妈的叫法是安妮-玛丽。她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地方,汉堡附近的一个什么城



镇。她已经记不得了,但却看到过照片,妈妈也给她讲述过,每讲到她的过去和美好的时光,丝汀总是忘不了妈妈眼里闪烁的幸福光芒。

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她五岁时,爸爸就离开了人世,一年以后,丝汀的妈妈带着女儿回到了她的祖国——英国。从这时起,她们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缓慢但持续下滑的旋涡之中。

丝汀在开始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就像她没有在意两排后面那个男人,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正费力地在中间过道向前走一样——因为她还很小,母亲又尽力避免使丝汀受到更大的伤害。但她逐渐长大了,逐渐了解了她们母女的处境。她们先是必须从刚来英国时居住的大房子里搬出去,换一套小一点儿的房子,然后是更小一点儿的,最后是很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不仅在经济上每况愈下,而且她妈妈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她一次又一次失业,不得不接受收入很低的工作。但劳动强度却越来越大,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糟。最后一年妈妈经常跟她吵架。丝汀甚至都想过从家里出走。她很久以后才发现,妈妈所以如此,一切都是为她操心所致,而且一种无名的痛苦和恐惧始终笼罩着妈妈的心头。四个月之前,妈妈突然离开了人世,完全出乎丝汀的意料,但对妈妈来说,这一切却是预料之中。她已经患病很久了。丝汀后悔之极,严厉谴责自己,为什么要在最后几个月里老是和妈妈吵嘴。

她身后出现了骚动,她回过头往后看了一眼。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灰白头发,满脸怒气,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想挤进丝汀身后那排座位中去,尽管这里已经坐满了乘客。这个尝试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乘客的不满,一名空姐也皱起眉头望着这个方向,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他挪动着小步斜身挤到靠近舷窗坐着的丝汀身后。当丝汀在一瞬间和他的目光相遇时,她立即本能地把头转了回来,因为她看到了一双极度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深深刺进她的内心,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她又把身体转向前面,重新陷入回忆之中。妈妈死后,各种不同的机构照料了她,最后是一位来自慈善机构的和蔼可亲的夫人为她做了最后安排,但这将给丝汀——或者是安妮-玛丽——带来一生的厄运。她很可能被送进孤儿院,或被一个家庭收养,如果……

是啊,如果没有那封信。

那是一封奇特的信,丝汀不仅完全意外地收到了它,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不少她无法理解的内容。她已经读了差不多五十遍,却仍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